

冰心奖 25周年典藏书系

格子的时光书

陆梅 /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冰心奖 25周年典藏书系

丛书主编：徐鲁 翌平

格子的时光书

陆梅 / 著



冰心奖办公室推荐

格子的时光书

Gezi de Shiguang Shu

出版统筹：汤文辉

策划监制：柳 漾

编辑总监：周 英

项目主管：冒海燕 孙才真

责任编辑：冒海燕 窦兆娜

装帧设计：林格伦文化

美术编辑：李 坤

责任技编：李春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格子的时光书 / 陆梅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.5

（魔法象·故事森林·冰心奖25周年典藏书系）
ISBN 978-7-5495-8152-8

I. ①格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
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95143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）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（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腾仁路11号 邮政编码：101399）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6.5 字数：120千字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2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01 芦荻镇 / 1 | 11 小镇来客 / 93 |
| 02 三剑客 / 10 | 12 同盟 / 103 |
| 03 阵亡消息 / 18 | 13 采药 / 113 |
| 04 梅家三姐弟 / 29 | 14 万物有灵 / 122 |
| 05 疯女子 / 42 | 15 觉持师父 / 131 |
| 06 出嫁 / 53 | 16 寻母 / 142 |
| 07 梦魇 / 60 | 17 醍醐灌顶 / 150 |
| 08 尼姑庵 / 68 | 18 茶饭思 / 159 |
| 09 身世 / 75 | 19 意念里的战争 / 173 |
| 10 返乡之路 / 87 | 20 告别 / 183 |



01

芦荻镇



格子的十二岁夏天，是在暖水瓶的忧伤碎裂声中惊醒的。

这个夏天，空气凝滞，水泥路面仿佛在燃烧。马路上空无一人。老榆树和大柳树的叶子耷拉着，昏昏欲睡。格子从家里跑出来，任母亲病恹恹一人躺在床上哭诉。

格子来到马路上，水泥路面烫得令她难以下脚。刚服侍母亲喝药，她毛手毛脚撞了床头边的暖水瓶，嘭！竹壳子的暖水瓶发出一声闷响，银色内胆炸成一堆亮眼碎片。格子避让不及，端在手里的汤药洒了一地。

正午的阳光又亮又白。格子揉揉眼，感觉一簇一簇的焰火在眼前晃。

格子走近前，蝶一样翕颤的空气又跑向了远处，格子生出虚幻的恍惚。

这个夏天，格子有些惶惶然。期末考试结束，意味着小学毕业了，难得可以不用对付暑假作业。考试成绩似乎也无所谓，无非是“过过场”——从这个操场换到那个操场，从西边的教室换向东边的教室。

格子所在学校——三里桥小学，和三里桥中学同一个大门进，西边是小学，东首为中学。小学和中学各占一块场地。中学部的操场比小学部的大，但小学部的操场老树成荫，中学部的一览无余，格子最怕在大太阳底下做操。小学部的教学楼一溜儿平房，青瓦红砖，木门木窗木地板，一律红漆斑驳；中学部的教学楼是后来新建，粉白簇新的一排三层水泥房。

水泥房的好是格子后来慢慢体会的，敞亮、通风、干爽。尤其是初夏午后，趴在三楼走廊宽阔的扶手上，看西边小操场上厮来杀去的小毛孩，一阵被太阳暴晒过的、暖烘烘的风吹来，格子恍惚看到遥远的自己，内心生出从未有过的奇异的、充满遐想的气息。

然而此刻，格子仍念念不忘小操场边那一排老榆树。那几棵老树看上去比爷爷脸上的皱纹还深还密，树皮的纹路和爷爷掌上暴突的青筋有一比。格子每每伸出小手去触摸树干，那苍老的树干竟像是有脉动，一跳一跳……她伸长了脖颈往上看，树叶密密匝匝，天蓝得发黑，一阵风吹过，细碎的光斑从树叶

的间隙里砸下来，格子一阵晕眩……

老榆树是格子的秘密领地，格子还有一些别的秘密领地，往下慢慢说。格子对老榆树周边的一草一木熟稔得很。她知道哪儿能找到蝉冬眠的洞，哪种形状的淤泥是白脖颈红蚯蚓拉的屎，哪棵树掉下来的光不像光，像一盏一盏莲花灯……

她经常是老榆树下，看成群结队的蚂蚁奋力搬一只屎壳郎，它们是那样齐心协力，一点一点地挪动着。格子看到这么小的蚂蚁居然能把庞大的屎壳郎躯体，从遥远的地方搬进自己洞里，就觉着不可思议。

考完试有一礼拜了，格子还没缓过神来。五斗橱上的“555”牌座钟嘀嗒、嘀嗒走，当当当响七下时，她睡意迷蒙地坐起，以为上学时间到了。

通常这时候，姐姐早就下床，帮爸爸生炉子，烧开水，弄早饭。妈妈一年前莫名其妙喊这里痛那里疼后，就没再上班，每天躺床上喝古怪的中药。中药浓郁的苦涩味在屋子里弥漫，渗进五斗橱。豁了口的大衣柜，嘎吱作响的竹榻床，磨得锃亮的旧地板缝里，格子甚至觉得四壁灰白的砖墙都吸进了这古怪的药味。

她总是忍不住去抠墙皮，松脆墙皮被她抠得石灰粉簌簌滑



落，再抠进去，就见细碎的泥草和青砖了。有时候深夜醒来，看到月光下墙上的“伤口”突兀着，像是醒着的眼睛。她想象这些眼睛怒睁着，突然喷射出赭黑的药水来，她躲不及，被兜头浇了个遍。她一骨碌爬起，脸上、身上汗水涔涔。

格子对中药的认知来自小镇上那家五味子药材店。每回从小街上走过，格子总不由自主在五味子药店门口驻足。五味子药店的门一溜儿有七扇，是那种暗沉厚重的木板门，可以拆卸，一扇门就是一长条木板。门上的朱红油漆因日晒雨淋，泛出陈年的旧。

除非打烊，五味子药店的门总开两扇，另几扇安稳地立着。格子喜欢药店里弥散出的一股幽寂沉香。她不无好奇，各种各样的草药——都有着好听的名字（脑海里闪过桔梗、半夏、厚朴、金铃子、辛夷、青黛、紫葳、六月雪、款冬花……）——一格一格被盛放在小红木抽屉里，轻易不见天日。每一种，似乎都有着好闻的香气，可如此深邃幽深、风干了的植物气息，一经熬成汤水，怎么就那么古怪难闻，且缠绵不散？

格子在小镇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
小镇街东西向，从东头到西头，贯穿着一条长长的街市，散落在小街两旁：阿农烟杂店、米家豆腐、虞美人布庄、镜中

天照相馆、五味子药店、三里桥小学和中学，紧挨着的是乡政府、影剧院、邮电所、卫生院、米粮店、铁匠铺，甚至还有个尼姑庵……总之，一个小镇该有的它都有了。

小镇其实有一个古雅的名称：芦荻镇，小镇街就叫芦荻街。格子后来在课本里学到，芦荻即芦苇，古称“蒹葭”。《诗经·秦风》的开篇就是《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里有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诗句——这“荻花”，即芦花。

也是后来格子才知道，这芦荻镇在县志里早有记载：“明末已成集市，布、米贸易较盛，昔产‘丁娘子布’和‘老来青薄稻米’颇著名……”

这些，都是格子三里桥中学毕业后考到县里，又往更远的城里念大学时陆续知晓的。多年后，当她终于以长大了的姿势回看童年的小镇时，她不无惊异：这就是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吗？如此破败和陈旧。尤其那条长长的、市声杂沓的小街，怎么就突然间变短了？！

长大后的格子有一年回家乡，真就去走了一趟——以一个孩子的脚步，从小街的这头踱到那头。果真是短了！短得几分钟就可以走完，哪有她小时候觉得的那么漫长！她因此得出一个结论：小街和人一样，也是有生命的。当一个人老到牙齿一

颗颗松落时（比如爷爷），他的背就一点点弯下去，骨头也跟着萎缩。

当然这都是后话。此刻，十二岁的格子还在童年里走着，一点小小的不满和委屈，她都会把它放大到无限。她哪里知道，多年后，当她以一颗成熟了的心重归自己童年时代的视角看世界时，该有多感慨！

格子在姑妈家门前停下。

姑妈家两扇黑沉的大木门紧闭，门上贴着一对“光荣人家”的大红条幅。四个醒目金字璀璨地闪着光。格子粗野地撒开双手，嘭！嘭！嘭！——朝大木门拍去。这时辰，姑妈准不在家，她无非是肆意撒野。这个可诅咒的大热天！格子踢了踢门前阶上晒着的煤球蛋子，顺手揪了把肥艳艳的鸡冠花。

她在石阶的阴影里一屁股坐下，溽热天令她意气消沉。她搞不懂，这个可以把脑子都烤糊了的鬼天气，姑妈怎么还不好好待在家里？

不用猜，姑妈准是大清早就去了菜地。

芦荻镇多半人家有地。地就在西街尽头，和乡村接壤。格子的语文老师就经常下午上完了课，赶回去给自家的菜园子施肥浇水。有一个周末黄昏，格子在街上乱逛，猛然抬头，撞见

正挑着粪桶的语文老师，格子脸唰一下绯红，倒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。黑瘦的语文老师呵呵笑着说：“怎么，不认识我啦？”格子这才醒转过来叫了声陆老师。此后她对陆老师生出特别的好感，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觉着好。

格子家本来和姑妈家一样，也有地。那个时候母亲身体不错，父亲也没调去乡政府上班。格子印象里爸妈总是起早贪黑忙。她们家的地离家很远，姐姐有一回差她去叫爸妈回家吃晚饭，她噔噔噔一根筋跑出门。她向西街跑去，气喘吁吁看到白茫茫一片棉花地。

有人在地里摘棉花。格子顺着田埂路走，齐人高的棉花地只看得见眼门前的一片，格子走得满头大汗。田埂路窄又长，格子一径顾着伸长脖子找人，脚下稍不留神——扑通，栽到棉花地里了！格子慌乱中一把揪住棉枝，妈呀，手臂被枯枝划拉了几道。她本能避让，妈妈呀——头发又被摘去棉骨朵的刺硬花托缠住！格子陷在棉地里，退也不是，站又不成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这个时候，西边的云彩粉亮粉亮的，格子看着有种被无辜抛弃了的孤立感。多年后，她从书本里看到一个词：霜天晓角。昆曲的一个曲牌名。她突然想起小时候陷在棉地里，被恐惧笼罩的滋味——猛然醒悟：那天见到的云彩，就像这“霜



天晓角”……分明是拂晓的景象，却生出对往日熟悉场景的惶惑。她怨死了姐！明晓得她从没来过这里，却还遣她一个人来！

那一年，格子七岁，姐姐九岁。

在格子的记忆里，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孤立无援。

幸好姑妈就在附近。姑妈隐约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嘤嘤哭声，循声找去，竟是格子。格子见了姑妈，扑上去放声大哭。

姑妈是格子在芦荻镇的唯一亲戚。姑妈的两个儿子，也就是格子的大表哥小表哥，都先后参军走了，家里就姑妈一人。两个表哥，一个去了鸭绿江，一个在南疆。

她有一次问父亲：鸭绿江在哪里？南疆又在哪儿？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抽出笔——去乡政府上班后，父亲上衣口袋总别着一支笔：钢笔或圆珠笔。靛蓝墨水弄得白衬衫蓝乎乎一片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母亲一搓洗衣服就数落，可父亲插笔照常，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。

父亲在纸上唰唰唰勾画出一条蜿蜒起伏的线，连在一起像极了——一只大公鸡。父亲指着公鸡的鸡嘴处说，这就是鸭绿江，又指着公鸡尾巴的地方说，这是南疆。

格子盯着公鸡的鸡嘴和尾巴，究竟觉着陌生和遥远。

那是她无法企及的、高过自己渴望的外面世界。



02

三剑客



一条细瘦的影子游过来，是西街的瘦猴。

瘦猴长得瘦且黑，迈起步来像一只脚不着地的丹顶鹤。瘦猴是格子的亲密玩伴。他，加上老梅，三个人是芦荻镇出了名的“三剑客”——有事没事总黏在一块，芦荻镇要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没有他们仨不知道的。

三个人，瘦猴最大，却比格子、老梅晚上学。老梅最小，又很不公正地“倚老卖老”。格子是他们两个的平衡点，好比小时候玩过的跷跷板，瘦猴在这一头，老梅在那一头，格子就是中间的那个支点，没了她，跷跷板就翘不起来。

瘦猴家开了间弹棉花的小店，瘦猴父亲整天猫在小店里弹棉花。格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回过西街，隐约传来“蹦蹦蹦！蹦蹦蹦！”极有节奏感的响声，她被这声音吸引了去，循声探进瘦猴家，只见瘦猴父亲肩上扛着个庞然大物——像是她后来在

表哥画册里见到的竖琴。屋子里飞絮满天，地上铺着一床蓬松柔软的雪棉花。

瘦猴父亲在漫天飞花里像是一个被庞然大物操纵的偶人，须发皆白。格子觉得不可思议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庞然大物发出的声响，初听很悦耳，激越有力，再听就有些受不了了——蹦蹦！蹦蹦！……永远在一个音阶、一个调调上，感觉心被提起了却下不来，没完没了。

瘦猴母亲是芦荻镇影剧院的卖票员——在格子的认知里，这是一个很令人钦羡的美差。芦荻镇难得放一回电影。内部电影倒是有，什么时候放内部电影了，瘦猴总第一时间透露给她，可内部电影不是人人可以看的。格子只看过唯一的一回，还是瘦猴背着母亲买通了放映员偷偷溜进场的，等在漆黑场子里摸到座位，电影已过半，懵懵懂懂忽见荧幕上一对年轻男女依偎在干草垛上，格子眼皮子一闪，画面就过了，心里好不爽！

瘦猴说内部电影的票不外售，只有够级别的人才弄得到——怎样才算够级别？格子问瘦猴，瘦猴嗯啊了半天，说反正能弄到票的就够级别。

瘦猴母亲是芦荻镇有名的“长脚美人”。瘦猴长得像母亲，可是却很黑，瘦猴父亲也没这么黑。因为长得白，很多人都叫她“白娘子”。后来格子看电影《白蛇传》，那白娘子喝下雄黄

酒后现形，其痛苦火烈的场面在她脑海里经久不散，甚而带入梦中——她是把那白素贞幻化成了瘦猴母亲。传说里的白娘子被压在了雷峰塔下，永世不得翻身。瘦猴母亲呢，白生生一张月儿脸，格子从售票的小窗口里探进去，倏忽一闪，只瞧见那谜一样的尖下巴……

小镇上的人就跟瘦猴开玩笑，说瘦猴，你爸你妈都不黑，怎么你黑得像块炭？瘦猴抓耳挠腮。边上人打趣道：该不是你妈和黑非洲生的吧？

笑声炸成一片。瘦猴抹抹嘴，朝干硬的水泥路面吐了口唾沫，丢下一句话——

“你妈才和黑非洲生呢！”瘦猴脚不着地向西街走去。

瘦猴去找老梅。老梅家在西街下去的梅家坞。

瘦猴去梅家坞要过一座桥——三里桥。芦荻镇有“三多”：桥多、湖多、芦苇多。三里桥是芦荻镇年代最久的一座明代石拱桥。

格子就住在三里桥下。格子上学放学每天都要过三里桥。桥两边枝丫斜逸，树荫自上而下地笼罩。黛色的桥石、回旋的溪流、幽香的蔷薇。格子每回过桥，总喜欢在桥上磨蹭，摸摸砖头缝里的松软苔藓，探身朝河面照照自己的小影儿。或是等

着摇橹小船从桥拱下咿呀驶过，眯缝起眼窥视小船里的秘密——在格子的小世界里，一切她无可体验，却常常吸引着她的陌生，都是秘密的大世界。

她看着小船儿缓缓驶去，脑袋里浮想联翩，她想象自己随着小船一路漂，漂向一个个村庄、远山、广袤原野、开满杜鹃花的峡谷……只要是远方，是陌生之地，每一条道路每一处风景，都印下她的足迹！有一回她看到一个半大婴孩趴在船舱里，半个身子伏在甲板上，天气很热，小孩儿只罩着件水红肚兜，她假想这个小婴孩就是她自己，出生在船上，船就是她的世界……

一个人的时候，她的脑海里总活跃着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从这件事跳到那件事，压都压不住。有时候她会想象自己突然间死去，或是成了哑巴——她在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当然不会知道，在她无可预知的小世界里，还将遇到更多新的大事。

瘦猴顺道先去找格子。格子家边上有片小竹林，瘦猴总在那里与她会合。

格子喜欢蹲在竹林里听风，竹林里的风可比别处有趣多了！叶子和叶子，叶子和金龟子、黄粉蝶、知了、青头蟋蟀、天牛、蜜蜂、豆娘、黄鹂、布谷鸟……你能想到的乡村生灵，